

有很多同學有相關的一些動作、甚至語言上，其中有一個就是腳踏椅子，做出像威脅同學的態勢，局長你的想法是？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這個是一時的？還是長期性的？其實我常常會說霸凌，我跟你關係基本上不是很好，看到你就用言語讓你覺得很受傷、很不舒服的感覺，其實這就是霸凌。但是如果結合其他同學排擠，基本上就構成關係霸凌，在國中裡面關係霸凌事實上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可是孩子受不了被排擠，同儕關係在身心發展階段是屬於同儕認同的關鍵階段，所以當他被同學排斥的時候，他有可能會有輕生的行為，再來就是網路的霸凌，這個都是過程。

李議員宗翰：

我一直想要強調，我們一直在關注霸凌人的同學及被霸凌的同學，但我們卻忘了周遭是否也在助長這樣的聲勢，我們今天是否只看到一個點，局長剛剛也講得很好，數位時代的霸凌，究竟我們或者是一些民間的友人，或者是民間的社會人士，到他們家去做這樣子的行為，是否也是一種社會上的霸凌？那這邊我想要特別探討的是，當這個影片上網之後，我認為所有的小朋友他們都是受害者，他們在未經過自己的同意之下，自己的形象上了 facebook，所以那時候為什麼我要跟你要校長的電話，就是我想要拜託校長先把他們的 facebook 以及可以找到他們圖像的方式，優先做關閉的動作，不然後續會有更多人去挖掘出來，只會讓這件事情更加困擾。這邊想要知道教育局因應這個方向，有沒有想要做一個處置的態度或是流程管理的部分。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我剛剛一直跟議員報告，學校教育問題就要用教育手段來解決，基本上孩子同儕之間不成熟的階段，發生了一些可能讓對方很受傷的行為，當然被害人是受傷的，但是行為人是要被教育的，也應該透過校規的方式做必要的處分；那家長方面來講要做溝通，因為大家一起來約束孩子是可以產生一個嚇阻的力量，都是一種教育的手段。但是如果因為行為人把它 po 上去，社會又給予私刑，甚至剛剛你提到的，他阿嬤煮麵都有事，這就是一個社會的私刑，反而是反教育，當然對行為人會心身恐懼，也是會達到懲罰的目的，但是這個難道是唯一的方法嗎？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李議員宗翰：

其實在霸凌相關釋憲裡面，有一個申復的流程，就是進到這個流程以後，想要知道當事人是否知道自己有什麼樣的權益？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當事人嗎？

李議員宗翰：

對，目前的規劃裡面。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是行為人還是被行為人？

李議員宗翰：

兩個都是。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雖然不是我們管轄的學校，但市府諮中心反而第一時間協助去做所謂第三級必要的輔導，但是學校是說不需要，他們輔導室已經介入去輔導，其實包括被行為人需要輔導、行為人也必需要被輔導，整體來講甚至連家長都需要被輔導。

李議員宗翰：

也有民眾向我們反應，這段時間裡面相信在社會輿論裡面，可能有些人覺得這樣懲罰可以出一口氣，讓行為人有學到一個教訓，但是也有另外一方的態度就是說，沒有人覺得這樣子處理可以解決問題，他會認為這樣是否只是讓校方一個藉口，說我們已經有人去處理這個過程了，學校只要含糊帶過去或是形式上有辦法交代，那我認為這些對社會大眾兩邊，認為應該要施行處理的或不認為應該要施行處理的，我認為完全都無法交代，我個人是站在不要施行的這一邊。我想要特別強調，從學校走進社會之後，教育局都應該要思考如何不讓學生曝光的情況之下，提供未來處理的因應，這邊我想要再次強調，只要是學生身份，我們都應該思考，學生在這件事情裡面學到什麼？

主席：（李議員啟維）

請陳昆和議員發言。

陳議員昆和：

局長，繼續剛才的問題。我在想文官體制包含教育人員的任用，當然小學校長也算公務人員，今天校長甄試及格之後要參與遴選，他遴選好幾次，甄試的時候名列前茅，遴選的時候連後面慢他幾屆的都上了，他還沒遴選上，教育單位主管機關都不會覺得奇怪？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當然每一個人在選校長這樣職位的考量，可能不只是考試通過，還有一些人格特質、處理行政方面的能力表現，所以的確像議員您所關心的個案，我也覺得既然他徵選了，難道他沒有能力來當校長嗎？如果大家還有疑慮，是不是還可以給他磨練的機會？所以我曾經想過，是不是這些校長調到教育局這邊來磨練一下，其實一個校長的領導需要具備一些能力，其實在局裡面還真的有磨練的環境，也可以慢慢調整他、往後給他一些指導，讓他具備對校長的職能的期待，說不定就順利徵選出去，其實我也曾經想過這個問題。

陳議員昆和：

我也希望這是一個特例，甚至想私下跟局長探討這位校長，因為這位校長是我的晚輩，當然我跟他沒有特殊交情，可是他的父親跟母親個別在教育界都擔任40年了，教出來的孩子甄試校長，我們可以給他名列前茅，但是他就沒有辦法通過遴選來擔任校長，我想應該遇到這樣的一個制度，應該也給當事者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當然他已經辦退休了，可是我在想這是一個制度上面有沒有需要去考量的？如果成績到某種程度卻沒有遴選上，又連後面幾屆的候用校長都已經遴選了，他還沒有辦法遴選上，你們是不是應該請遴選單位給教育主管機關一個意見，我想這個搭配的制度，是不是應該要有所建立？才不會讓人家覺得好像沒有人事就遴選不上，我很不喜歡這種事情。你到我服務處，我第一個跟你講北門社區大學竟然新的標案可以內定，我今天才站在這邊，我非常尊重公教人員，因為我家裡從事教育界，包括我伯父那邊加起來超過200年，可是我對公教人員的權力非常的在乎，但是我們身為教育界是非常良心事業的工作，我在想一個考評制度的公平性，局長你從最基層的老師擔任到教授，你歷練也最完整，我在想擔任臺南市

教育局長這個位置，好好的把我們的教育界的形象拉回來。前任的局長，我是不客氣的對賴院長罵了20分鐘，我想很有關係。因為我的教育家庭，所以我對教育界也最為關切，教育局長、王副局長你也知道我在抱怨什麼，我也不把話談到底，希望教育局在未來有關於各方面的評選、工程的發包上面，能夠拿出教育人員的良知，我在想教育清明各方面才有可能清明，官場不清楚，但是教育要清明，我在想給你這個意見，至於鹽分地帶的精神，我還會繼續問，請你們多看一些書啦！

主席：（李議員啟維）

請谷暮議員發言。

谷暮·哈就議員：

局長，這邊有幾點要跟您請教，首先第一個要特別感謝你們在這個學期，針對原住民的營養午餐條件有放寬，照顧到更多基層勞工家庭的孩子，其實我們族人知道這個消息都非常的感受到市府對原住民在教育上積極輔助的用心，但是在這麼好的一個政策、良好的美意之下，可能因為是第一次實行，所以學校有一些導師還是不是那麼的清楚，然後再加上宣傳非常的急迫，滿多的家長還不知道這個訊息。沒有關係！這個之後我們大家再一起來努力，可以照顧更多原住民的族人，首先這是要給你們的肯定，尤其要謝謝校安科長林純真科長，還有婉馨科長，婉馨科長是另外一個議題，因為我們光是這件事情，過去的5個月裡面，就來來回回討論了不下10次，真的很謝謝他們，因為他們一直去找可以突破困境的方法，這是我很肯定你們做事的態度跟方式。

另外一個部分，這也是我上個會期質詢的重點，也就是要成立臺南市互助式教保中心，就是全臺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也謝謝你們覺得這一個方向是值得去努力的。我們有很多在民族教育的部分，我們臺南市走在前面，成為其他縣市的示範點，互助教保中心其實也是一個值得全臺各縣市去努力的方向，我覺得那是一個標竿可以去努力，但是我也很高興臺南已經起頭要做這件事情，一直到9月份的時候，進度是跟婉馨科長先去參訪部落的教保中心，針對整個規模及整個經費預算進度是到這裡，接下來就是要繼續的督促相關的承辦人員。之前已經有開過好幾次會議，整個流程該怎麼走？有哪些困難？怎麼去一一克服，我想這是後續要積極密切比較相關的會議，這個會議必須是要跨局處，除了局長、名委會的主委，我們要共同來努力，因為你們是負責2到5歲、2到6歲的教育，其實0到2歲也是一個關鍵，這個同時間我也是跟社會局有另外一個會議，因為這是他們負責的，但是這兩邊的會議其實到最後面的階段，可能會一起來開會，跟社會局長、教育局長、還有民族委員會，因為都是針對原住民學前0到6歲怎麼在臺南能夠發揮互助式教保中心的特色跟精神。好，這邊就是要提醒你後續相關的期程，我們再繼續去努力。

第三點的部分要請局長特別幫忙，這是多年來的老問題，之前我也有關心質詢過，之前的局長有很明確的回覆我，我不知道有沒有公文到各個學校，但是實際上推動、各個學校並沒有徹底的去執行，這是什麼問題？我們每一年5月份是不是都有原住民族語朗讀市長盃，然後在下半年度9月份會有一個原住民的族語全國賽，那是針對年底要去參加全國比賽的一個選拔賽，所以基本上對於像原住民族語朗讀或演講這樣的競賽，一年有兩次，這兩次都出現了一樣的問題，我們大致上比賽都會是一個半天、一個上午、大概8點到12點左右，所以我們會超過12點，12點之後大家會稍微休息一下，就要進行頒獎，你就會發現很多的孩子挨不了餓，就要去外面吃便當，或者是家長、老師都沒

有便當可以吃，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個從之前就有跟你們講過了，之前的局長是有明確的回覆說，這個會請各個學校來處理，因為每一個學生都是代表學校來比賽，但是其實帶學生來比賽，一般來講都是學校的老師、導師帶隊，可是原住民族語朗讀比賽，很多學校的老師都會拜託族語老師帶學生來比賽，所以局長你覺得族語老師這麼辛苦帶學生，幫學校的忙、還沒有鐘點費，帶小孩子去學校比賽，他沒有便當、學生也沒有便當，這樣對嗎？整整挨餓到下午1、2點才結束。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我想這個不應該挨餓。

谷暮·哈就議員：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學校那邊要處理？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學校要處理。

谷暮·哈就議員：

這個你要怎麼做？這個已經是老問題了，可是到現在一直沒有處理。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這個學校當然要處理。

谷暮·哈就議員：

所以局長這一次可不可以明確的告訴我要怎麼處理，而且徹底落實，老問題不要重新再發生了，我每一次都被族語老師唸唸唸，到底是怎樣？是局長沒有力、還是議員沒有力啊？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不會啦！議員是很有力，學校基本上是一定要負起責任，當然族語老師帶隊，可能不方便訂，我想技術上可以做代訂服務，這個行政可以處理，因為各學校來的情況不大一樣，如果有需要的話也許未來在行政處理上面可以處理，如果自己訂、自己處理ok，如果要代訂服務，我們可以提供這樣的服務。

谷暮·哈就議員：

當然是ok，我是說比如說老師可以帶學生去外面吃，然後拿收據報帳還是什麼的，是可以這樣的嗎？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午餐部分的標準就有一定的標準，這都可以處理，不會有問題。

谷暮·哈就議員：

好沒關係！要怎麼報帳那些問題你私下去處理，但是重點是不要讓族語老師覺得是要為了這件事情去拜託學校給我便當吃，然後這牽扯到學校對於這件事情的認知問題，校方有沒有支持、觀念有沒有明確，因為很多學校會覺得說那個是你的學生，原住民代表學校來參賽不是你的學生嗎？我聽到這個部分我就會很生氣，所以這部分要請局長做好相關作業的流程。還有第二個部分就是要跟針對所有學校要做好這樣的教育，這個就是應該他們要負的責任，不要讓族語老師反而還覺得好像是我很可憐去要便當好不好？不要讓他們為難，以上謝謝。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不要這樣子想。

主席：（李議員啟維）

請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主席。局長我們再繼續剛剛提到專線的部分，你打了這個專線，現在就是下班時間就沒有了，對不對？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對。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所以下班時間之後，學生家長再回到家裡面才注意到孩子可能有校安、霸凌或者甚至性平事件的時候，他要怎麼反應？就只能打 119 了嗎？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有緊急性的話打 1999 其實也可以，另外有信箱，我們為了彌補電話接線人的疏失，也有信箱，都在貼紙裡面有。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所以您是認為每一個家長都有 e-mail、都可以善用這些電子工具嗎？如果是隔代教養的外公外婆、祖父祖母，他們有電子信箱嗎？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所以如果是緊急性的，打 1999 應該也可以連到我們這邊來。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就像剛剛宗翰議員也有提到，主要是後續通報的部分，所以這個東西在當時記者會開完的時候，我就跟您報告過了，這個 SOP 還是有增添的必要，把他弄細緻一點的必要，所以這一塊是提供給您參考，畢竟您才是專業。請問霸凌的定義是什麼？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霸凌的定義事實上在教育部裡面有一定的定義名稱，也許把他唸一下會比較清楚，霸凌基本上的定義是……。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您唸得比較慢，我幫您念好了，校園霸凌防治準則第 3 條的第 1 項的第 1 款：「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對不對？沒有錯吧！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是。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所以剛剛您提到我們剛剛講到的溪北某高工的部分，您第一次回答的時候有提到說，這個不算霸凌，認為這是一個不友善的互動。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是。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可是第二次再舉例的時候你又說這是霸凌，所以到底這個事情是不是霸凌？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那個事件本身的調查不是霸凌。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不是霸凌？可是問題就來了，因為他畢竟是高級中等學校以上，並不是屬於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管轄的範圍，所以碰到這樣的狀況，但是他們市民其實是我們臺南市人，那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第一時間來講當然轄管的主管單位應該知悉，而且應該協助做處理，我們就是要告知；另一方面我們在地協助的部份就是輔諮中心，因為基本上我們會牽到這個案件，可能會設到2級跟3級，所以輔諮中心馬上也有介入協助，但是我們跟對方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提供什麼樣協助的時候，學校是說不需要。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當然，這東西也還是要尊重學校，因為畢竟他的管轄範圍其實不在你這個地方，你也沒什麼強制公權力，但是想要提醒局長多注意，因為我們在很多的案件當中，不見得很明確他算不算霸凌，說老實話按照現在霸凌的標準來講，可能搞不好你我之前年少青春時代都有類似像現在所謂霸凌行為，像我就會覺得我自己曾經做過這樣子的事情，可能我們這幾個朋友比較好，有人就硬要參與，我們就不要跟他玩，他硬要玩，玩輸了在那邊哭，以現在的標準可能就是敵意、一個不友善的環境。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對，如果持續性的話。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對，就持續性跟他不好啊！所以也許像剛剛有些議員提到，各個時代對很多事情的界定方式不一樣。那我再打個比方，請教您個人意見，假如有三個同學他們看某班的班長不爽，趁班長一個人在教室的時候三個人就過去要教訓班長，一個人在外面把風兩個人跑進去，其中一個人在場助勢，另一個就拼命的罵三字經、摔教室桌椅板擦亂飛，這樣對你來講整個行為算不算霸凌行為？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這是一次性的話是一種衝突。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一次性啊！有第二次還得了。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一次性的攻擊行為，但是也要追溯說是不是長期這個學生被這群人所排斥。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那如果按照分工來講，負責出口罵人的那個人算霸凌人嗎？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是行為人。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行為人是霸凌人，那旁邊有人會勸說，不要罵這麼兇、不要摔東西，那個稍微有點勸阻在場的人算是霸凌者嗎？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勸導的當然不會是。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就不是嘛！這樣算起來，第三個在門口把風的也算霸凌人嗎？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其實就看他們之間的夥伴連結的關係，因為你這樣子的舉例有時候是會很難直接說把風人算不算。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很多事情其實都看個案，要回到那個情境才能確認。所以在霸凌這個東西，畢竟很多學生家長把自己孩子當寶，可能家裡只有一個，或者是隔代教養等等當寶貝，出門就一定要呵護的好好的，到學校教室沒有冷氣就哇哇叫的那種，所以像這種個案的處理一定要特別注意。那這邊再跟您請教一下，我們之前有請開元國小跟大光國小，還有另外邀請了交通局、警察局、臺南監理所一起來針對開元國小跟大光國小這兩個地方，做所謂道安的體驗課程，主要是因為因為接下來要做鐵路地下化，然後長榮路這個地方要做一個鐵便橋工程，做這個交危計畫勢必會有很多大型車輛進出入，所以在這種考量之下，就特別邀請了剛剛講的這三個單位，做一個大型車輛的道安的宣導，學生反應跟學校反應都滿不錯的，而且這個東西對家庭、對學生也是有幫助，對道安的觀念有幫助，也可以帶回去給家人，所以有很多其他的議員同事也有問我這個公文怎麼寫？我是想說像這樣的狀況，也許局長這個地方可以考量一下，如果有的學校可能就是在臺南市這些重型公車、大型車輛比較經常出入的地方，其實也可以推這種所謂的道安的體驗課程，其實教材都準備好了，我覺得這兩場我這樣看真的覺得孩子得到的體驗會很有幫助，我們最期待的是他本身學到知識之外還可以把這個觀念帶給家人。有的家長載小朋友上下學的時候，會停在大客車、大卡車的旁邊，他以為人家看得到，其實基本上看不到，這個觀念的宣導，我想這種課程其實是可以考慮一下，您覺得呢？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我覺得這個是不錯的做法，我請同仁去了解，你剛剛提到的有宣導影片及一些體驗，這個我們看怎麼來取得，如果有推廣的價值我們可以來推廣。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其實我們不是想要去增加學校的困擾，只是說如果有需求的學校，也要讓他知道這個管道去申請資源來幫助自己的孩子，出入交通的安全。

第三個我要請教的就是所謂的遠距教學這件事情，我不大敢講那個敏感字了，在某些特定群體的教學方面可能會起到一點作用，可能師資的分佈並不是這麼的充裕，那這部分局長之前有講到，有一些進展，能不能請局長大概跟我們講一下進度到什麼樣的階段？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非常謝謝議員提供這樣的想法，當然族語的一些教學，的確師資是比較沒有那麼豐沛，經由您的提醒在明年度的部分有編預算，由資訊中心來開發遠距教學，而且是屬於線上的，不只是看影片。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明年度編預算？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已經有編入45萬來做。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45萬是做硬體還是做這個業務的。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做整體的。因為需要一些硬體設備，但另外更重要是一個軟體的互動，不然沒有辦法去做遠距教學。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OK。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所以這個部分是由資訊中心來做整體規劃。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好，謝謝局長。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規劃完成之後，再請議員做一下指導。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您客氣了，我們也是希望可以從中學到更多，主要是說能夠對下一代有幫助，因為這一種關於語言的學習來講，不只是一、兩年的事情，包含老師也配套算起來影響至少是9年起跳的，在這個過程當中不管是語種、文化的養成上其實是有重大的影響性，所以這一部分要請教育局的各位同仁辛苦多多幫忙，謝謝。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是，謝謝。

主席：（李議員啟維）

請許又仁議員發言。

許議員又仁：

請課發科靖雯專員，請局長我在問他的過程當中，也請你注意聽，局長請你坐下，因為這很重要。我們現在老師有多少人？

課發科王專員靖雯：

目前國小是6,310位、國中的部分是3,000多位，所以將近是1萬人。

許議員又仁：

1萬人嘛！那觀課、議課、備課再加上回饋機制，我們都算1個小時，1萬乘以4大概就幾萬個小時？

課發科王專員靖雯：

4萬個小時。

許議員又仁：

4萬個小時分佈在271所學校，4萬除以271是不是100多，對不對？但是那是單一老師參與，但是如果觀課、議課、備課不可能只有一個老師，如果是兩個老師或是三個老師參與，所以平均在學校裡面，每天大概要有2小時到3小時在做所謂的公開社課的業務，這在教學安排上他是一種擾動，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在講講我們有一些結構的問題，有一些學校是小型學校，比如說有一個國中只有3個班級好了，有七個領域、每一個領域都要老師，國文一個、英文一個、數學一個，那我們裡面沒有其他的英文老師，

我找誰來備課？國文找校長來備課，數學找校長來備課，英文找校長來備課，理化也找校長來備課，校長敢去跟他備課嗎？是不是就要徵求外面的師資來做備課，對不對？所以他有難題。所以這種推動的過程當中，你認為他沒有難題嗎？靖雯專員。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我可以來回答，基本上小的學校是跨校。

許議員又仁：

跨校，那老師就要離開該校囉？老師離開該校，那車資要不要給予補償？沒有車資喔？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公開觀課基本上偏重在實質。

許議員又仁：

你叫龍潭國中到關廟國中這段車程在奔跑的過程當中，第一個沒有給油資，第二個沒有給交通費，要不要給他保險？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有時候要算是算不完的。

許議員又仁：

對嘛！就是算不完，所以才有這個必要性要全面這樣做。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個別學校實施上有困難，我們再看怎麼樣來做階段性的實施。

許議員又仁：

有難題，所以不要躁進的去做全面性的運作。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我同意不要躁進。

許議員又仁：

你今年度開始做就全面性運作，沒有思考，應該去定位哪些的可能性沒有辦法，沒有辦法的話過程當中就要去反應，而不是一個框架對不對？這個教育部的框架給你，你就用這個框架套住所有的學校必須去配合，這樣做不起來的，我們這樣的框架把自己搞死，老師不適用勞基法，不是沒有其他的工作要做，除了公開授課還有其他事情，所以多了這麼多事情的時候，教學組長絕對過勞，結果不適用勞基法。局長，妥適考慮這一點，我是把這個結構告訴你，不然你要告訴我，這個東西學校不用跨校，單校就可以直接完成，單校真的無法自己完成嘛！所以他就會增加了很多教學安排動線的一個干擾，老師跑來跑去不用花時間10分鐘、20分鐘嗎？備課去一次、觀課去一次、議課又去一次、回饋機制再去一次，這有很多的問題點，所以課發科給你的長官好的建議、好的研究，不然我們就以前一樣，課程精進計畫大家共同來努力，我在這邊要求既然有結構上的難題，今年度或未來不應該有任何的罰則，兩位請坐。

接下來副局長，我們都知道不能對學生做霸凌，因為我不好意思問局長，因為總會有一些教育的名詞，我們都是教育工作者，專有名詞我們要用對嘛！處罰、體罰、管教，基本上有什麼差異性？

教育局王副局長崑源：

這個差異是很大，如果我們以畫圓圈來講，管教的範圍最大，處罰次之，體罰的範圍最小，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管教的角度的說是孩子有正確的行為或是不當的行為，這兩個都是老師必須要跟他強化，好的行為要強化、不好的行為就要導正，所以範圍是最大；再來處罰是針對有違規或是不當行為就必須要再去跟他導正，比如說用負增強的概念來導正他的行為；接下來體罰的話，就是設定在身體、身心讓他產生一些痛苦，比如說打手心、或是罰站、或是叫他跑步等等。

許議員又仁：

一個孩子產生一個行為，不管這個行為對或錯，我們如果對他施予所謂負面的機制，某種角度就是處罰嘛！那處罰有所謂的合法處罰跟違法處罰，違法處罰就是我們說的體罰，現在規定不能體罰，也不能言語霸凌、言語侮辱，管教有管跟教的意涵，有制約、還有所謂發展的意思，所以當然希望老師要懂得管教，管教希望是正向管教。但是剛才我看這本教育局業務的工作報告，裡面對於正向管教的措施做得很少，我們對於修復式正義及所謂的推動品德教育、性平事件等等的這樣一個努力，我當然知道都需要，但是正向管教裡面就含有品德教育、人權教育融入在裡面了，所以我是認為教育局要大幅度的推動正面管教，因為這樣才能有效降低學校的中輟數量，有效降低學校霸凌的事件，甚至有效降低性平事件的發生，但是有一個問題點，以前我參與過性評委員會主委，對於教師輔導管教辦法的草擬跟擬定，當時我就極力主張應該要在國中端或小學端裡面增加管教人力，不是輔導人力，所以現在每間學校都有專輔老師的設置，當時的意見沒有採納進去，但是在學校裡面管教人力是不足的，我們局裡面有沒有相對應的機制來處理，還是你認為憑空而降，所有老師都懂得管教了？

教育局王副局長崑源：

教師法的規範裡，學校領域裡面的教育人員，都會負責輔導跟管教的責任，。

許議員又仁：

我直接定位結構的問題，大學學務處下面設輔導室跟教官室，國中學務處跟輔導室是分開來的，某種角度處室之間的業務沒有辦法做統合，甚至有推託的現象，我覺得我們必須思惟，以前所謂的學校行政處室的處理，有一些地方沒有做好，不是教、訓、輔三合一的概念，一個老師是教、訓、輔三合一，可是行政機構裡面的訓、輔必須合一，訓、輔如果沒有合一，我們輔導工作學生的管教工作無法落實，行政組織編制是訓、輔合一的問題。

主席：（李議員啟維）

請李宗翰議員發言。

李議員宗翰：

我想要知道局長你對人權教育的看法？如果有企業透過你都不知道有沒有允許的方式，取得上網或者你自己去瀏覽什麼網頁資料，你覺得這有沒有侵犯到你的人權？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他在工作的時間應該說企業單位的行為規範，但他是屬於工作的領域……。

李議員宗翰：

我指的是有些企業自己更新了某些軟體，然後在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取得你瀏覽網頁的資訊、取得你這個手機在哪裡上網，什麼時間看什麼樣的訊息，甚至跟別人的對話，你覺得這件事情有沒有侵犯到人權？